

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

(附手稿)

张锡祚 著

南开故事丛书·第一辑

南开大学出版社

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

(附手稿)

张锡祚 著

南开故事丛书·第一辑

南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 / 张锡祚著 ; 南开大学档案馆,
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整理.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6.4(2016.5 重印)

ISBN 978-7-310-05076-5

I. ①先… II. ①张… ②南… ③南… III. ①张伯苓
(1876~1951)—传记 IV. ①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2016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孙克强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230×155 毫米 16 开本 15.75 印张 2 插页 173 千字

定价:36.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出版说明

巍巍学府，百年南开。

南开大学是一所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的大学，也是一所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的大学，更是一所有着动人故事的大学。

从诞生伊始，南开大学经历了“五四”肇兴、筚路蓝缕、弦诵西南、浴火重生、创新发展等艰辛而辉煌的历程。一百年来，南开大学始终将教育与国家的命运、教育与民族的前途、教育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联。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代又一代的南开人秉承“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发扬“爱国、敬业、创新、乐群”的光荣传统，团结努力，不懈奋斗。在一百年的沧桑历程中，南开大学涌现出许许多多杰出的人物、动人的事迹和耐人寻味的故事，这些故事被一代代南开人书写、传承和弘扬，在过去发生，在未来继续，永远不会终结。

为了迎接南开大学百年校庆，我们在积累下来的出版资源的基础上，决定编辑出版“南开故事丛书”，其目的在于保存历史文献，传承南开精神，为南开校友和广大读者奉献一部鲜活的南开记录。

《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附手稿）》是伯苓先生三子张锡祚为父亲所作的传记，以家人的视角记述了南开校长张伯

苓先生的思想、言行，真实可信而又充满亲情意味。该书原收入刘景泉教授总主编的“南开大学校史丛书”，此次编入“南开故事丛书”第一辑。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6年4月

序

张元龙

《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原名《四十三年回忆录》)是我父亲张锡祚为伯苓先生所作的传记。

我的父亲是张伯苓先生的三子。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威严，走在路上常常吸引行人目光。他自幼聪颖，学绩甚佳，做事认真，深得伯苓先生喜爱。但十余岁时喜欢武术，训练刻苦，以至于劳累过度，抵抗力下降，不幸染上肺结核，几乎丧命。幸好在我祖母精心照料下，逐渐恢复，但一生疾病缠身，未能有像样的业绩。他个性鲜明，嫉恶如仇，颇讲义气。“文革”期间，他经常帮助陷入困境的朋友，毫不犹豫地拿出家里仅有的余款，周济他们。

这篇传记，是我父亲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养病期间完成的。由于他身体不好，长期与我祖父祖母一起生活，与祖父祖母感情颇深，因此他写的传记是从一个家人的角度，近距离观察伯苓先生思想、行为。我想一定能为研究张伯苓教育思想的学者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伯苓先生的传记已出版不少，南开大学出版社最近又出版了《张伯苓全集》，这些素材更加丰富了研究南开教育的内容。我真心希望通过这些研究还原二十世纪上半叶那段历史，深入探讨在清廷腐败而时代新生、抵御外辱而内战频仍、社会激荡而又动荡之际，严范孙、张伯苓等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怀着教育救国的理念，如何筚路蓝缕、刚毅坚卓，建成中外驰名的南开系列学校；如何遍考中外，摸索出一套为国家培养大批精英、以“公”“能”为目标的教育规律；如何以一个私立学校的微薄之力最先发现、最先揭露日本侵华野心，并且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如何以“私立非私有”的办学理念和优异的办学业绩，吸引了大量的社会捐助，成就令人惊叹的中国最成功的公益项目。更重要的是，先贤们为民族大业殚精竭虑、义无反顾、奉公献身的中国传统“士”的精神，如何与今天的核心价值融合，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谨以此序纪念我的父亲和祖父。

2016年3月



1946年6月，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的张伯苓

目 次

序.....	1
一、前记.....	1
二、先世回溯.....	2
三、童年时代.....	5
四、北洋水师时代	8
五、严王家馆时代	12
六、南开学校的创立与发展	16
七、早期教育思想	28
八、戏剧与体育在南开	34
九、从“九一八”到“七二八”	40
十、抗战时期.....	48
十一、后期教育思想	58
十二、抗战胜利，南开复校	62

十三、南开五十年，在艰苦奋斗中成长	74
十四、考试院长三个月	81
十五、全国解放	87
十六、先生之生平	92
十七、故后哀荣	98
十八、后记	102
附：手稿原件	103
整理后记	239

一、前记

自从先父去世后，很久以来，想为他的一生，写一篇传记。他的一生，的确是不平凡的一生，七十余年来，为祖国的复兴，献身于教育事业，知交遍海内，桃李满门墙，知与不知，无不以一识张伯苓校长为荣，平生事迹，指不胜数。要为他写一篇全传列传，正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当从何处说起。

记事立传，文章贵在传神；绘声写貌，叙事宜求逼真。惟有就我四十三年来，所见所闻（先父去世时，我正四十三岁），用稗官野史之笔，列叙平生正史轶事，题名为《四十三年回忆录》。所为传之久远，使后世之读此书者，得窥先贤规范，藉供高山向往之意云耳。

谨为记。

二、先世回溯

曾闻自先祖母杨太夫人口述，张氏先世祖于清初来自山东，原在运河里使用楠木船，往来南北，贩运油粮为生。后来到天津，有一日清晨闲步，在河东一带一块荒地上，看到有一只猫和一条蛇在打架，认为这是龙虎斗，是块旺地，就把那块地买下了，建起家园来。这说来是太富于象征性了，若以今日的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是太荒唐了，但在二三四百年前，在人们的眼睛里看来，确认为是一件不平常的事，这只称作张氏祖先迁到天津来的一段引子罢了。

当时开了一家行店，起名叫做“协兴号”，取其协力同兴的意思，专养楠木船，南北贩运油粮杂货，经过几个世代的经营，家道日渐兴旺起来。传到五世祖天行公讳健，生高祖兴如公讳文德兄弟三人。兴如公生曾祖筱洲公讳虔，为国学生，早年亡故。筱洲公生祖父久庵公讳云藻，筱洲公去世时，久庵公才九岁。

久庵公幼年，聪明不羁，因为是幼年丧父，并且又是两世单传的独生子，先曾祖母刘太夫人不免过于宠爱放纵了些，而当时家道又正在兴盛，所以也就没有把科举事业放在意中了。

久庵公平生酷爱音乐，遍访名师，凡是一切乐器，弹拉吹打，无不精绝，尤其以琵琶最擅长，一直到晚年，没有一天不弹弄的。每天晚上临睡前，一定要弹一两段琵琶曲子。冬日天

寒畏冷，就把棉被挖两个洞，躺在暖炕上，把手伸出来，弹弄琵琶、弦子等乐器。

先娶祖妣胡太夫人，早卒，所生的子女，也没有养育活。继娶先祖母杨太夫人，当时因为不事生产，家道已经中落，生计日艰，惟有仗着久庵公在外教几处家馆，和杨太夫人给人家做些针线外活为生。虽然如此，久庵公还是不改其乐。盖因他的生性淡泊，视富贵如浮云，就是爱好音乐如命。久庵公和当时的京剧票友孙菊仙最要好，称为莫逆之交，他曾教授孙处戏曲乐理，孙处是孙菊仙的别名，因他是天津人，所以津人也称他为“老乡亲”，是慈禧太后的供奉，就是常进宫为西太后说戏的。孙每次到天津来义演，一定要请张七爷给打鼓，久庵公在族中大排行第七，所以人们称为七爷，因为以琵琶闻名，津人群呼为“琵琶张”。说来孙菊仙先生这人也很奇特，每当赈灾义演，他常常唱到中间，摘下来髯口，停下锣鼓，对听众演说赈灾的道理，劝募一番之后，再挂上髯口，响起锣鼓，接着再唱，这个人很富于侠气。后来他活到九十多岁，记得在我小时，他还到我家来过，父亲教我们叫他孙爷爷，说这就是“老乡亲”，当时他的精神还是健旺得很。

久庵公在晚年，有一天到茶馆去喝茶，那时茶馆里还有说唱节目，那一天正值有一位外地来的弹琵琶的，在台上演奏，那人也有六十岁光景，也是很有些名气的，弹奏中间，有一处弹得不大对，久庵公在台下用老年颤抖着的声音，吼了一声：“好琵琶！”那人闻听，立时变色，放下琵琶问道：“是哪位喝倒彩？”台上管事的说：“这是张七爷，琵琶弹得最好。”那位乐师道：“既然如此，就请张七爷上台来弹弹，我们领教领教。”当时台下喝茶的，多是平时认得的熟人，一齐怂恿，久庵公不便违却众人

的情意，就上台来，拿起琵琶弹了一阙。刚弹罢，那位乐师就立刻跪在地下磕头，一定要认师傅。经不过台上台下众人凑趣，一齐怂恿，这才收了那人做徒弟，传授了几段平生最得意的琵琶曲子。

三、童年时代

久庵公继娶杨太夫人，生伯苓公讳寿春，后以字行，与叔父仲述公讳彭春兄弟二人，及姑母三人，长适许梓政先生，次适黄氏，三适马千里先生。久庵公生伯苓公时，年已四十三岁了，时当一八七六年，即清光绪丙子二年春清明日。

伯苓公此后简称为先生，本来居长，久庵公因为前娶胡太夫人所生子女都夭折了，为的求其长命，当时邻舍有两个男孩，名唤大柱、二柱，后杨太夫人自天后宫（津人通称为娘娘宫）送子娘娘前拴了一个娃娃哥哥，就排行第三；又生了大姑母，排行在第四，到先生就排行在第五；而到仲述先生，因为是在久庵公五十九岁时所生，所以排行为第九。在当时天津习俗称呼，男子行几，呼为几爷，人们都知五爷、九爷的称呼，却不知其所由来，社会习俗，也随着时代变迁，留此以作为日后的考据吧。

先生幼年，颖异过人，见者都认识他的不群。少年时期，性情刚直，最好抱打不平，时常外出，路上遇见不平之事，就要上前去为人析辨是非曲直。遇有强梁不逊，不听劝告的，就捋起袖子来，向前相助被欺者，抱打不平。先生少年时力气甚大，时常因此打伤人，被打的人找到家里来讲理，久庵公惟有对着人谦谢认错，但事后对先生也不深责，常说：“不可因此伤了他的这一点正义之气。”



张伯苓（后左）、张彭春（后右）与其父等人合影

先生幼年，正当家道中落，无力延师入学，而久庵公因为在几处兼任家馆，终日奔走，又不能携带儿子就读。当时有个同族人张竹坡，家道殷富，他的父亲在善堂里当会董，很有钱，为他请了一位家馆先生，教他念书，久庵公就为先生商请在他家就馆。读了一个时期，因为他家富家儿郎，不喜欢读书，常常逃学。他家因想，花了那么多钱，请来了老师，自家的孩子不好好念书，倒看着别人家的孩子在那里勤学苦读，太不合算了，就把老师给辞退了，先生因此失学。后来有位义学刘先生，设馆专招收贫寒子弟就读，先生因此得在那里就馆，直到后来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后来刘先生身故，先生怀念师恩，几十年来，一直与刘家通家往来不断，这是后话。